

比較及公眾史學文學碩士課程

2022-2023 年度 第一學期

HIST5591 中國社會的歷史人類學

期末論文

題目：圍牆與文化——以青磚構成的粉嶺圍彭族發展史

導師：賀喜教授

學生：袁信賢

學生編號：1155169974

## 摘要

「圍村」即是有圍牆圍繞著的村莊，是新界傳統特色建築，因此每當討論圍村時必定提及圍牆。就個人考察粉嶺圍所見，圍牆對圍村和村民而言不單是圍村的標誌，圍牆存廢也影響圍村的生活和文化，本文將就此命題進行探討。

### 一、引言

中國的先民早於新石器時代已懂得建立聚落，並圍繞村落挖掘壕溝、建築壘牆，隨著時代發展，聚落慢慢進化成城市，防禦工事的規模也隨之擴大<sup>1</sup>。中國的城牆類建築遍佈大江南北，當中包括傳統中原王朝眼中的邊陲——香港新界地區。圍村是新界竹的特色村落，圍牆就是它們的標誌。歷來研究圍村者無一不提及圍牆。其中關於粉嶺圍的研究和討論都不例外，但大多只述及圍牆的建興背景、結構和興廢，但當中鮮有從圍牆的角度研究它與圍村發展的關係，或從圍村的角度探討圍牆的文化內涵。從外表看來，圍牆是一項普通不過的防禦工事，而且功能不能跟古代都市城牆相提並論，但就個人研究和考察所得，圍牆有助凝聚族群；也是孕育不同圍村風俗的「助產士」，包含豐富的圍村文化內涵。因此，本文將從粉嶺圍入手，以文獻資料結合考察所見和訪問所知<sup>2</sup>，探討圍牆是如何影響並融入粉嶺圍的發展和彭氏的生活、思想文化之中。

### 二、粉嶺圍建圍背景

彭族自南宋末年遷到新界粉嶺（舊稱「粉壁嶺」）地區後，有一段很長時間都過著顛沛流離的艱苦生活。根據《寶安縣粉嶺鄉彭桂公祖系族譜》，粉嶺彭族人尊彭桂為「宋初太始祖」，「桂公以稼穡開基，攜一子於南宋末從東莞南下卜居寶安縣龍山（今粉嶺靈山附近），後為鄧姓所僭，徙居樓村（粉嶺樓村）」<sup>3</sup>。今

---

<sup>1</sup>大衛·弗萊（David Frye）著，韓翔中譯：《城牆：從萬里長城到柏林圍牆，一部血與磚打造的人類文明史》（台灣：商務印書館，2020），頁 75。

<sup>2</sup>見附錄〈訪問記錄〉。

<sup>3</sup>彭炳福：《寶安縣粉嶺鄉彭桂公祖系族譜》（香港：粉嶺村村公所，1989），頁 59-80。

粉嶺皇后山（舊稱龍山田壠貝）仍存彭氏太始祖、二世祖墓碑。可見彭族初到新界時人丁單薄，過著漂泊的務農生活。至第三世「枝葉始茂」，但仍然只能建茅草泥磚屋居住<sup>4</sup>。至明朝萬曆年間（1573—1620），彭族已發展至一定規模，原居地粉嶺樓村已不能滿足族人的居住需求，一部分族人由是「徙居於粉壁嶺，遂立圍自居，圍內正屋四十二座」<sup>5</sup>，不但修築圍牆，同時也修建祠堂、廟宇，自此彭族便以此為中心定居。雖然經歷清初遷界和復界擾攘，但隨著族人成員增長，粉嶺圍也由原來的中心村擴張至今日的正圍、南圍和北圍，也有族人遷移並建立掃管埔村、蕉徑村和大埔汀角村，連同原居的粉嶺樓村和粉嶺三圍，共七村<sup>6</sup>。

### 三、粉嶺圍結構和環境格局

現在的粉嶺圍分三部份，由原來的圍心村，開始對外擴展，形成了今日的正圍、南圍和北圍。粉嶺圍外貌呈方形，由高約二丈的圍牆圍繞，以花崗石作為牆基，覆以堅硬的青磚，圍牆上設有炮樓和炮孔。隨著粉嶺地區的發展，原來的壕溝已被填平，至於圍牆大部分亦於 1986 年拆除，今日只剩下圍門、門樓、兩個圍斗及門前的風水魚塘。在圍門前魚塘旁設有三台古炮，相傳建於清康熙初年，因該區以前山賊和海盜猖獗，所以鑄炮建樓抵禦盜匪。1941 年日本入侵香港，村民為免古炮被日軍奪走而將之埋在地下<sup>7</sup>，直至清拆圍牆時才挖出這三台古炮，並重新安置至現時位置。圍牆上圍斗有白色成品字形的三顆圓點，有說為粉嶺彭氏的家族徽號，亦有說是因風水緣故而加上的，訪問資料則指是對應三台古炮。粉嶺圍興建時已開始挖掘風水魚塘，圍門「前環鳳水，後擁龍山」這句對聯，上聯形容圍村祖祠被鳳水環繞，加上門前的魚塘，有四水歸池之局，廣東人素有「水為財」之說，水多自然財多；下聯形容龍山前呼後擁而來的氣脈，象徵官高勢大，

<sup>4</sup>陳國成：《香港地區史研究之三：粉嶺》（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2006），頁 12。

<sup>5</sup>彭炳福：《寶安縣粉嶺鄉彭桂公祖系族譜》（香港：粉嶺村村公所，1989），頁 59-80。

<sup>6</sup>陳國成：《香港地區史研究之三：粉嶺》（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2006），頁 12。

<sup>7</sup>蕭國健：《香港新界家族發展》（香港：顯朝書室，1991），頁 86。

所以粉嶺圍有財雄勢大之格局<sup>8</sup>。

#### 四、圍牆的防衛功能

如前所述，粉嶺圍的圍牆自萬曆年間建圍時已築成，當時修築圍牆的目的跟大部分早期落戶新界的大族一樣，在於保護族人。當時由於明朝在廣東沿海的汛防薄弱，加上香港地區有香、珠、鹽、茶之利，故易被盜賊盯上<sup>9</sup>。除了外患，新界地區也不時因水源的爭奪、生意的競爭、風水的不合、習俗的矛盾、土地的紛爭等原因發生氏族間的爭執械鬥，例如龍躍頭鄧氏便曾霸佔原為彭族人聚居的龍山，這也是日後彭氏與文氏等鄉村締結「大埔七約」的遠因；而上水的廖氏，根據訪問資料，也曾與彭氏發生過衝突和械鬥，因此有粉嶺圍村民認為圍門正方的「品字型」白圓點座向正是對著上水廖氏的聚居地，以起鎮煞作用<sup>10</sup>。彭氏也是在這背景下開始以磚牆把族人的房子圍在牆內以保障性命財產安全。清初經歷遷界和復界後，雖然官府加強對華南沿海地區的軍事防禦，惟海盜和流寇禍患仍嚴重<sup>11</sup>，加上復界後官府向鄰近府縣招攬人民到廣東沿海地區墾闢荒田，因此吸引廣東東、西、韓江流域及閩贛二省之客籍農民相繼遷入和定居於新界和離島地區。乾嘉年間便有不少客籍農民（客家人）遷入粉嶺地區，在禾徑、學（鶴）藪、蓮麻坑、茅田仔等地建村<sup>12</sup>。在客家居民努力經營下，新界地區的經濟逐漸恢復，但同時也帶來土地資源爭奪的問題，因此本地鄉跟客家鄉村便不時發生衝突。在明清以來新界地區長期的社會不穩定之下，粉嶺圍的圍牆在當時便有著不可或缺的實際功能。

粉嶺圍圍牆與周邊的環境佈局形成一個緊密而複雜的防禦體系。敵人進攻時，首先要穿越過一連串的障礙物，例如村民會在圍村周邊種植一片茂密的樹林或竹

---

<sup>8</sup> 邱東：《新界風物與民情》（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1992），頁 61。

<sup>9</sup> 蕭國健：《清初遷海前後香港之社會變遷》（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頁 43。

<sup>10</sup> 張瑞威：〈粉嶺太平洪朝〉，載於黃競聰主編《風俗演義》（香港：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2012），頁 59-65。

<sup>11</sup> 蕭國健：《清初遷海前後香港之社會變遷》（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頁 218。

<sup>12</sup> 蕭國健：《清初遷海前後香港之社會變遷》（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頁 170-176。

林，除了是風水的考量外（因此也叫風水林），其實更重要的是要阻延敵人前進的路線，為防守者爭取準備的時間。當敵人越過了風水林，又馬上要面對壕溝的阻礙。另外，粉嶺圍村民在圍門外挖一個大坑，積雨成塘，村民稱為「風水魚塘」。越過了這些障礙後，敵人才兵臨城下，面對這座呈正方形，高二丈許（約七米），以花崗石為基，以青磚堆砌而成的堅固圍牆。而且跟其他新界圍村一樣，粉嶺圍的四角都設有「炮樓」（又稱「圍斗」或「瞭望台」），正門入口上方亦設「鎗眼」，供村民掩身樓內，持槍支從窄小的槍孔射擊抗擊外敵<sup>13</sup>。村內的鄉勇也自發組成「更練」於夜間至破曉前在村內巡邏以維持村內治安，讓村民得以安居。

## 五、圍牆與宗族的維繫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圍牆本身便具有權威、權勢的象徵意義，中國古代很多城池就是在和平時期興建的，並無防衛的迫切需要，而且傳統城牆並未能有效保護城市所有資源<sup>14</sup>。雖然粉嶺圍跟新界其他圍村同樣是因為有防禦的急切需要才築起圍牆，但在治安改善後，特別是英國接管新界後，大多圍村仍未即時拆卸圍牆，粉嶺圍的圍牆至 1986 年才拆除，但仍保留圍門和炮樓；一些大型圍村如龍躍頭的觀龍圍、元朗錦田吉慶圍、沙田曾大屋等更保留圍牆原貌至今。再者圍村的圍牆也並非能保護所有族人資產，例如古代圍村人以務農為生，但圍牆內不會有農田，村民平靜日子在牆外務農，遇到敵襲則退至圍村內防禦等待官兵解救<sup>15</sup>，可見圍牆並非只有防禦和保護。就粉嶺圍而言，圍牆象徵權勢主要體現在二方面，其一，如前所述，粉嶺圍的風水格局主「財雄勢大」，圍牆正好聚攏財勢之氣，令其有進無出，雖然這或許只是風水迷信之說，但這也反映彭族先祖建圍的願景，希望彭氏一族後代發展成什麼模樣；其二，建圍牆本身就一件需要耗費大量人力物力的浩大工程，從上段形容圍牆的高度，並要把多戶圍起來，本已有相當規模，加上圍牆以花崗石為基，上以青磚砌成，並以石灰黏合磚塊。雖然花崗石、青磚

<sup>13</sup> 蕭國健：《清初遷海前後香港之社會變遷》（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頁 221。

<sup>14</sup> 魯西奇：《中國歷史的空間結構》（廣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頁 330-333。

<sup>15</sup> 蕭國健：《清初遷海前後香港之社會變遷》（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頁 222。

和石灰自古便是香港盛產的材料，較易獲得，但制作青磚過程繁複且時長，需由黏土定形後燒製而成，古時如此大量磚塊便要委託本地磚窯製作，而石灰也需要由香港水域所產蠔殼煨燒磨製而成<sup>16</sup>。有了建牆的材料，要短時間築成圍牆以應對隨時找上門的盜賊，還需要宗族成員齊心合力，這還未計算挖池塘、壕溝等設施。可見古時即使只是建一道鄉村級別的圍牆，已是人力、物力、財力缺一不可，因此新界地區並非所有鄉村都有圍牆，這些規模較小，經濟能力有限的村落，只能以石砌矮牆環繞本村作基本防衛<sup>17</sup>，建圍牆之事，非不為也，實不能也。換言之，圍牆可謂大族的專利，大族以家族力量建立圍牆來彰顯家族力量和地位，在震懾敵人的同時，亦增強宗族成員對本族的身份認同。從訪問得知，由古到今離開粉嶺圍另外建村的彭氏分支，由於財力有限無力自行籌辦，因此每當舉行太平洪朝和太平清醮等重大儀式時，他們都會回歸粉嶺圍與同族一同參與，可見圍牆彰顯粉嶺圍的實力，進而把離開粉嶺圍的彭氏分支繼續凝聚起來，這裡看來，除了阻隔功能，圍牆某程度上也起了連結作用。

今天的粉嶺圍圍牆雖然大部分已拆卸，但仍保留圍門和圍斗等圍牆原有建築，圍門可以解釋基於村內一些傳統習俗儀式需要而保留，但圍斗早已失去其原功能，傳統儀式上也未有與之相關者，其之所以保留，是族人認同圍牆是彭族的象徵，即使近代因發展需要而無奈拆除，仍要保留部分讓下一代族人繼承，也讓現代遷入粉嶺圍的外姓居民認識彭族風光的過去，因為它是彭族引以為傲的建築。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曾做過有關粉嶺圍的研究，當中訪問過一位村內原居民，採訪者問該村民：「你認為有什麼遺跡應保留下來？」，該村民的答覆不是同樣歷史悠久的家祠和三聖宮，反而是圍牆<sup>18</sup>。當時圍牆早已失去昔日防衛功能，大部分並已拆除，因此該村民的選擇可以看到在彭族人心中，圍牆早已超越其防禦角色的

---

<sup>16</sup>香港古事記：〈港式城堡：圍村到底圍著些什麼？〉（原文刊於《大頭菜文藝月刊》第 65 期，2021 年 3 月），取自 <https://medium.com>，2022 年 11 月 19 日擷取。

<sup>17</sup> 蕭國健：《清初遷海前後香港之社會變遷》（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頁 222。

<sup>18</sup> 陳國成等：〈粉嶺圍彭氏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1991），頁 1-52。

存在，成為族群重要的標誌。而當圍牆保障族人安居和進一步鞏固宗族身份認同的時候，族群特有的風俗文化也因圍牆而慢慢地發展並傳承下來。

## 六、圍牆與彭氏風俗文化的形成

如果圍牆的建立是保護圍內的村民和增強族人身份認同，那麼圍牆的屹立不倒便是發展和維繫圍內的社區結構和風俗文化。

由於古代粉嶺圍居民跟其他圍村一樣遇到敵人時會退入村中固守，在等待官兵救援其間，圍內必須有足夠物資和設施滿足圍內生活所需。因此圍內設施齊全，排屋內設有廳房、臥房及廚灶等供族人使用，衣食住行一應俱全<sup>19</sup>。再者據訪問得知，以前的粉嶺圍除了圍內排屋，周邊的都是樹林和大片農田，村民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圍村工作和生活，因此即使族人增加，很多村民多圍繞圍村建屋，從而發展出南北圍，加上訪問得知三圍族人關係密切，團結一致，為發展出族群自身風俗文化創造有利條件。

風俗又稱習俗，是在地區社會文化中長期形成之風尚、禮節、習慣以及禁忌等的總和，民間的風俗又稱作民間習俗。風俗包羅萬有，衣、食、住、行、娛樂、社交、戀愛、性愛、生育、婚嫁、喪葬、宗教、歲時及藝術等<sup>20</sup>。簡單來說，風俗就是「如何做」的問題，因此我認為風俗有三個特點，一是不同地方有不同做法，各處鄉村各處例；二是需要比較長的時間形成；三是族群成員需要足夠多，這才能將風俗傳承下去。在新界的鄉村都各自發展出不同風俗習慣，特別是圍村有大族聚居，並有嚴密的防禦設施，因而構成一個相對其他小型鄉村而言更安穩的居住環境，自然為孕育圍內風俗提供良好條件，而粉嶺圍也不例外，在建圍後，彭氏結束以前流離的生活，得以定居下來，加上有彭氏宗祠、三聖宮等祭祖祭神的場所配套，彭氏的文化便在原有的文化基礎上慢慢地孕育出來。一般而言，傳

---

<sup>19</sup> 蕭國健：《清初遷海前後香港之社會變遷》（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頁 222。

<sup>20</sup> 〈風俗〉，取自 <https://zh.m.wikipedia.org/zh-hk>，2022 年 11 月 21 日擷取。

統會隨著時代改變而多少有所改變，今日看到的習俗，也許只有百多年歷史<sup>21</sup>，若據此推論，今日在粉嶺圍看到的風俗是建圍後逐步演變而成的。

彭族人在節慶、祭祀等活動上制定了很多有別於其他鄉村的儀式，繼而成為習俗，當中有不少跟粉嶺圍圍牆有關。每年正月點燈是新界鄉村傳統儀式，以登記過去一年出生的家族男丁，並祈求神明庇佑新生丁口平安健康，家族枝葉繁茂，但粉嶺圍的點燈跟其他圍村有一點不同，那就是其他村都會在祠堂掛燈，而粉嶺圍則會在搭建的神棚進行掛燈儀式<sup>22</sup>。每年同月粉嶺圍都會舉行太平洪朝，這本是新界圍村一項古老風俗，村民希望通過太平洪朝祈求神靈保佑居民家畜平安。現今只有粉嶺圍的彭氏、上水金錢村和丙崗村的侯氏仍保留太平洪朝習俗<sup>23</sup>，粉嶺圍的太平洪朝於每年農曆正月十五和十六日舉行，地點設於圍門與魚塘之間的空地，在那處設置太平洪朝所需的神棚，村民先浩浩蕩蕩來到三聖宮「請神」，把廟內的北帝、文昌及關帝的神像迎送到神棚供奉，然後在神棚前點燃炮竹，象徵太平洪朝正式開始<sup>24</sup>。然後經過搶雞毛、扒船、化船、啟壇、洗水井、唱麻歌、問杯、劈沙羅等多項儀式，最後將神棚內的三神像送回三聖宮便代表太平洪朝結束。其中搶雞毛是粉嶺圍獨有的習俗，儀式期間村民牽出一隻預先準備好的生雞給予喃嘸先生。然後，喃嘸先生跪於神棚前雙手捧著生雞，帶領神頭再作三叩首，以示將生雞獻給神明。拜祭完畢，喃嘸先生即拔取雞毛放於竹簍中，並帶到圍門後。再以利用長梯爬上正圍門樓，通過門樓上的三個「鎗眼」把雞毛撒下。這時村民不論男女，均會雀躍地簇擁於正圍門前舉起手爭奪從高處飄下來的雞毛<sup>25</sup>。

---

<sup>21</sup> 張瑞威：〈粉嶺太平洪朝〉，載於黃競聰主編《風俗演義》（香港：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2012），頁 59-65。

<sup>22</sup> 蔡志祥：〈祖先的節日、子孫的節日——香港新界粉嶺圍彭氏的太平洪朝、清明和太平清醮〉，載於吳松第、連曉鳴、洪振寧主編：《走入歷史的深處——中國東南地域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頁 523-534。

<sup>23</sup> 香港記憶：〈太平洪朝〉，取自

[https://www.hkmemory.hk/MHK/collections/local\\_festivals/festivals/lunar1/1\\_3/index\\_cht.html](https://www.hkmemory.hk/MHK/collections/local_festivals/festivals/lunar1/1_3/index_cht.html)，2022 年 11 月 25 日擷取。

<sup>24</sup> 張淑嫻、黃曉筱：〈香港新界粉嶺圍太平洪朝考察報告〉《田野與文獻：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第 86 期（香港，2017 年），頁 6-10。

<sup>25</sup> 同上。



粉嶺圍的習俗中，雞毛有吉利的意思，故搶得雞毛者則寓意把「吉利」搶到手。據訪問，搶雞毛期間神頭會確保所有村民均能搶得雞毛，讓每位村民都得到祝福，至於為何撒雞毛要通過圍門，村民也不清楚，只知這是祖先傳下來的習俗，他們只是繼承這個傳統，我猜測可能圍門保護族人安居，也有吉祥意思，與雞毛的吉利相輔相成。粉嶺圍也有太平清醮，這是每十年舉行一次的傳統習俗，據村民所說，「打醮」的目的是「侍陰侍陽」，祈福消災，向神明禮拜祈福，超幽度冥法事，以祈求整鄉平安。其中跟太平洪朝一樣有扒船儀式，同樣是卜送走家家戶戶的厄運和污穢的儀式，道士到每戶用符水潔淨灶頭和神龕，各戶則把象徵不潔之物如麻豆、炭屎、雞毛連同香燭、紅包等物倒在紙紮船上，最後由道士把盛滿污穢物的船帶到建醮社區外的範圍燒掉，象徵帶走社區的厄運。據粉嶺圍村長所講，這儀式是也是粉嶺圍獨有的<sup>26</sup>。

太平洪朝和太平清醮都是彭氏重要的節慶祭祀活動，透過這些儀式將彭氏族團團結起來。從訪問得知，由於近代彭族人為生計不斷往外搬遷，留下粉嶺圍的居所則租予外姓居住，他們跟彭氏原居民基本處於「河水不犯井水」的狀態，居民間交流不多，因此平日村內十分寧靜，但到太平清醮和太平洪朝舉行時家家戶戶張燈結綵，熱鬧非常，而且無論是移居海外的，或須上班、上學的村民均會回來參與儀式，特別是十年一度的太平清醮，除了需要的經費多達 300 萬<sup>27</sup>，也要早一年時間籌備，儀式多且長，整個太平清醮由準備到進行，辛苦程度可想而知，但不論村內村民還是遠走外地的原居民，都不辭勞苦出錢出力，甚至請來社會賢達主持儀式，為的正是希望儀式順利進行，並有更多人認識這儀式。據村民所說，這儀式至今仍跟傳統一樣，無任何一環節簡化，在今日城市化的新界更是難能可

---

<sup>26</sup> 一個有趣的地方是，搶雞毛時雞毛是吉祥之物，但到扒船時，雞毛卻被兩個活動視為穢物，就此我嘗於訪問向村民請教，他表示這是祖宗留下的傳統，他們只是沿襲下來，並未深究原因。我猜測因為貼榜儀式進行時道士會用雞冠血為榜開光，即雞為吉祥之物，而搶雞毛儀式所撒雞毛乃從雞身上即摘而得，故仍沾有吉祥之氣。而扒船儀式時時隔良久，雞毛吉祥之氣早已散去，故被視為無用之物。

<sup>27</sup> 張瑞威、區達仁：〈庚午年（1990）粉嶺鄉太平清醮〉《田野與文獻：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第 9 期（香港：1997 年），頁 93-95。

貴，因此無論多困難，他們都希望太平清醮能以原貌代代傳承下去。可見儀式對彭氏的重要性，村民因為這些獨特而忠於傳統的儀式而凝聚起來，這份凝聚力令村民對宗族抱有自豪與歸屬感，這份對宗族的身份認同，促使村民們願意千里迢迢「回鄉」傳承家族傳統<sup>28</sup>。

粉嶺圍的村民很久以前便有拜「土地神」的風俗，除了在家中供奉外，在村中各出口亦有建一土地神位供村民拜祭，甚至在圍的圍門牆內安置土地神像（見右圖）。神像約有十吋高<sup>29</sup>，成坐著的姿勢，面向圍門，旁邊貼著寫有「祐一圍吉慶，保四季平安」的對聯和寫有「扶持保祐」的橫批。粉嶺圍的太平清醮有迎神儀式，與太平洪朝的請神儀式類似，但太平清醮除了三聖宮內諸神外，亦會



把土地圍門井泉諸神一併請來，並且在圍門外置城隍（民間傳說為「城牆」和「護城河」的演變而成的自然神）神位供村民進行「貼綠榜」儀式<sup>30</sup>。可見彭族村民對圍牆的重視，甚至把圍牆和守護的神明連繫起來，從彭族人風俗可說明圍牆在產出圍村文化的貢獻，而對彭族人而言，粉嶺圍的圍牆已由純粹的防禦設施融入至粉嶺圍習俗之中，成為村民生活的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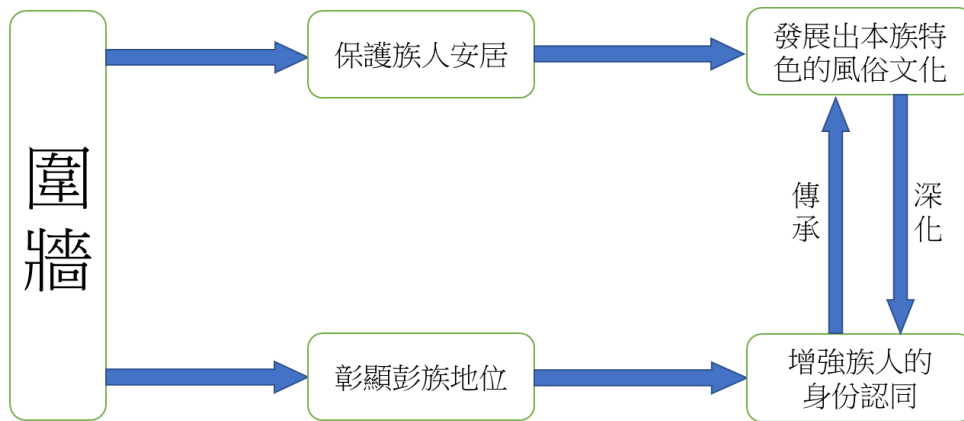
從上述圍牆防禦功能到圍牆與氏族權力的關係，再到圍牆與族群風俗文化發展的關係，可知圍的建立同時保護彭族和展示彭氏的地位；兩者分別孕育緊密的社區和彭族人獨有的習俗，與建立彭族成員的身份認同；前者有助深化後者，後者則有助後者的傳承（見下圖）。在這個過程中，族人對圍牆的認知已不知不覺地改變，對圍牆的崇敬也慢慢的形成了，並在習俗儀式和村民談話中表現出來。

<sup>28</sup>張淑嫻、黃曉筱：〈香港新界粉嶺圍太平洪朝考察報告〉《田野與文獻：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第 86 期（香港，2017 年），頁 6-10。

<sup>29</sup> 陳國成等：〈粉嶺圍彭氏研究報告〉（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1991），頁 1-52。

<sup>30</sup>張瑞威、區達仁：〈庚午年（1990）粉嶺鄉太平清醮〉《田野與文獻：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第 9 期（香港：1997 年），頁 93-95。

當然彭族文化與成員的身份認同的相互關係不應全然算上圍牆功勞，祠堂、廟宇等也是彭族的標記，在其中的作用也許更為明顯，篇幅所限未能詳述，但我認為圍牆在當中產生的作用是被很多人低估和忽視的。



## 七、擋不住的潮流：現代化與宗族發展

從以上的論述可知，粉嶺圍的圍牆如何從單純防衛之物融入到彭族人生活習慣中。圍牆帶來的安全感為族人帶來一段很長時間的安居樂業，這裡自成一角，加上從前外頭治安不佳，與其他鄉村的關係不睦，因此古時粉嶺圍村民認為外面的人總是不懷好意。訪問中，村民也表示以前村民大多時間在村內活動，甚少離開圍村，小孩寧願在圍門前的空地打筋斗耍樂都不願跑遠。但要強調的是，本文不是說粉嶺圍的村民終日瑟縮在圍村內自我孤立，畢竟他們都跟其他新界鄉村居民一樣，為了生計會帶著農產收穫離開圍村遠赴大埔（舊）墟擺賣，免不了跟外界交流，所以村民並非完全與外界隔絕，只是他們離鄉目的很大程度上是基於生計而非族群間交流。再者舊墟由鄧氏管理，據史料記載鄧氏在買賣中經常偏袒自己人，又借鄧孝子祠之名壓榨商旅，在這背景下，彭族對外界心存芥蒂也不意外。雖然在復界後彭氏為感念周有德和王來任之功而與其他新界大族合資興建報德祠，是英佔新界前彭氏少有對外交流的記載，但報德祠建成後直到 1904 年新約成立前彭氏都未曾參與祠的管理，可見除了生活需要，當時的彭族人對離家與外界互動之事並不積極。文化傳統上，據村民口中得知，雖然太平洪朝和太平清醮

中迎送神、行香巡遊等儀式都會離開粉嶺圍，但過程主要是拜祭粉嶺圍及與之有關的土地和神廟<sup>31</sup>，例如掃管埔、粉嶺樓等彭氏分支村落，聯結彭氏族人的目的較明顯。而且這些儀式傳統上不允許外人參與，因此當時不論日常生活還是文化上的對外交流，粉嶺圍居民都是傾向保守的。

直至 1890 年代，泰亨文氏向粉嶺圍拋來的橄欖枝開始慢慢改變彭氏對外界的觀感，而這個難以抵擋的新時代洪流也悄然淹至倚靠圍牆生活的彭族子弟們。「大埔七約」的締結，包括粉嶺圍彭氏在內的七條鄉村結盟，共同管理新成立的「太和市」，所得利潤七約間平均分配，加上太和市很快取代了大埔舊墟的地位，讓彭氏初次與外人合作嚐得甜頭，開始重視與外界交流。1898 年中英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英國接管新界，彭氏聯同鄧氏等傳統新界大族抵抗英國的管治；1904 年上水報德祠新約成立，彭氏首次參與祠內事務，與廖氏、侯氏，鄧氏、文氏共同管理報德祠。經過多年與外界交往和管理墟市而累積足夠的經驗，從 1946 年彭氏族人彭樂三便看準港英政府發展新界的時機，聯同其他地區鄉紳向政府提出在粉嶺區興建新的墟市，在政府同意下，另一位彭氏族人彭富華聯同其他鄉紳於 1947 年 12 月成立「聯和置業有限公司」<sup>32</sup>，並於 1951 年正式建墟，為區內居民和新遷入本區的市民服務。在地區治安和鄉村間的關係改善下，粉嶺圍的村民不再需要依賴圍牆來維持安穩的生活環境，隨著族人繁衍，粉嶺圍已不能滿足他們的住屋和生活需求。為了生計，彭族人選擇順應新界城市化這潮流，離開保護他們的圍牆和圍村，向他們眼中的新世界出發，受訪的彭先生便是在約 50 年前離開家鄉隻身前英國謀生。1970 年代粉嶺圍跟政府合作，藉由賣地予政府作發展粉嶺之用，以此得到更多財政收入以支持太平洪朝和太平清醮等儀式的龐大支出，而圍牆亦因此於 1986 年被拆卸，至此粉嶺圍圍牆正式完成其「物質

---

<sup>31</sup>張瑞威、區達仁：〈庚午年（1990）粉嶺鄉太平清醮〉《田野與文獻：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第 9 期（香港：1997 年），頁 93-95。

<sup>32</sup>李浩暉：《新界墟市粉嶺聯和墟歷史研究報告》（香港：衛奕信勳爵文物信託出版，2016），頁 51-52。

上」的歷史任務，但族人並未因此遺忘圍牆對家族的意義，在彭氏力爭下，圍門和圍斗得以保留，並保持原貌至今。保護粉嶺圍的圍牆被拆，也象徵粉嶺圍打開面向世界的大門，今日的粉嶺彭氏在世界各地開枝散葉，並向子孫們傳遞著彭氏的文化傳統；粉嶺圍也不拘外人遷入定居，今日也歡迎外來人士參與彭族的傳統節慶祭典。彭氏的傳統習俗，由過去只在族群中傳承，到現在也可帶著自信向世人展示。可見雖然圍牆不存，但因圍牆守護而成的「非物質」文化和精神，至今仍植根於每一代彭氏子孫。

#### 八、結語：圍牆不存，守護精神已存族人心中

提到圍村，很多人首先會想起被很多都市人稱作「鄉下佬」的原居民，以及用青磚堆砌而成的圍牆，構成一個「閒人免進」的地方。通過研究圍牆與粉嶺圍從古至今的生活文化發展，可以了解在大眾眼中只是一道古老的防禦工事，在粉嶺圍彭族心中有著重要的意義，不單是生命上，更在於生活上，猶如彭族的「圖騰」。隨著時代變遷，族人毅然選擇發展道路，但他們從未想過放棄圍牆孕育和守護的傳統，訪問中，彭先生肯定地表示將彭族文化一代代傳承下去極為重要，他的兒子在外國出生成長，但彭先生仍不忘對兒子訴說彭氏的文化，和帶兒子「回鄉」體會彭氏的習俗，而兒子也承諾對孫兒說好「彭氏故事」，這裡我確實感受到彭族傳統文化薪火相傳的生命力。臨別時，彭先生還特意邀請我參加來年的太平洪朝，讓我了解更多彭氏的傳統。那時我感受到粉嶺圍圍牆被拆下，彭族人心中的藩籬也已撤下，以彭族人的身份自豪感向外界傳揚族群文化。傳統也許非一成不變，但不論將來時代和傳統如何改變，至少圍牆一直守護的「彭族人」這個根不會變，現在這個使命已由族人接起圍牆的火炬繼承下去。對粉嶺圍圍牆的文化研究令我相信粉嶺圍並非單一例子，香港圍村眾多，當中或許有不少仍待發掘的圍牆故事吧。

(8,173 字)

## 參考資料

### 書目/報告：

1. 大衛·弗萊 (David Frye) 著，韓翔中譯：《城牆：從萬里長城到柏林圍牆，一部血與磚打造的人類文明史》。台灣：商務印書館，2020。
2. 彭炳福：《寶安縣粉嶺鄉彭桂公祖系族譜》。香港：粉嶺村村公所，1989。
3. 陳國成：《香港地區史研究之三：粉嶺》。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2006。
4. 蕭國健：《香港新界家族發展》。香港：顯朝書室，1991。
5. 蕭國健：《清初遷海前後香港之社會變遷》。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
6. 蕭國健：《香港古代史》。香港：中華書局有限公司，2006。
7. 邱東：《新界風物與民情》。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1992。
8. 魯西奇：《中國歷史的空間結構》。廣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
9. 黃競聰：《風俗演義》。香港：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2012。
10. 劉平：《被遺忘的戰爭——咸豐同治年間廣東土客大械鬥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11. James W. Hayes 著，林立偉譯：《新界百年史》。香港：中華書局有限公司，2016。
12. 劉潤和：《新界簡史》。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1999。
13. 李浩暉：《新界墟市粉嶺聯和墟歷史研究報告》。香港：衛奕信勳爵文物信託出版，2016。

14. 陳國成等：〈粉嶺圍彭氏研究報告〉。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1991。

#### 論文：

1. 張瑞威（2012）。〈粉嶺太平洪朝〉。載於黃競聰主編《風俗演義》（香港：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59-65。
2. 張瑞威、區達仁（1997）。〈庚午年（1990）粉嶺鄉太平清醮〉。《田野與文獻：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9，93-95。
3. 蔡志祥（2011）。〈祖先的節日、子孫的節日——香港新界粉嶺圍彭氏的太平洪朝、清明和太平清醮〉。載於吳松第、連曉鳴、洪振寧主編：《走入歷史的深處——中國東南地域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523-534。
4. 張淑嫻、黃曉筱（2017）。〈香港新界粉嶺圍太平洪朝考察報告〉。《田野與文獻：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86，6-10。
5. 張鴻雁（1995）。〈中國古代城牆文化特質論——中國古代城市結構的文化研究視角〉。《南方文物》，4，11-16。
6. 沈承寧（2014）。〈中國古代城牆歷史文化價值探析〉。《中國名城》，9，48-52。
7. 孫兵（2010）。〈在廣闊的視野中日漸豐滿的城牆面相——中國古代城市城牆史研究綜述〉。《史林》，3，32-37。
8. 胡小勇、范曉萱（2019）。〈城牆文化在城市發展中的價值闡釋〉。《建築與文化》，6，201-203。

## 附錄：訪問記錄

訪問日期：2022 年 11 月 29 日

訪問時間：15:45—17:30

訪問者資料：粉嶺圍彭姓原居民，男性，年約 70 歲，年幼時在粉嶺圍成長。17-18 歲隻身前往英國謀生，至今已有 50 年，現為退休人士。過去仍會在新年或重陽時回粉嶺圍，這次因準備參加來年的太平洪朝而回到粉嶺圍。

訪問目的：為了更深入了解彭氏族人對粉嶺圍圍牆的看法和圍牆對族人的意義、過去粉嶺圍與鄰近村落的關係、以及今日族人對粉嶺圍的生活環境，例如外姓居民遷入、習俗舉行和傳承的想法，以比較今日族人的思想跟過去有何分別。

訪問過程：(A：訪問者 B：彭先生)

A:圍牆被拆前你是村內居民嗎？

B:是的，我離開圍村前圍牆還是原好的。

A:圍牆被拆時你有什麼感覺？

B:當然可惜，但為族人的發展都沒辦法，還好保留了圍門圍斗。今日看來外牆上還未至於面目全非，只是圍牆變成了房屋的牆身，仍有圍的形狀。

A:你認為圍牆對族人有什麼意義？

B:重要的，畢竟粉嶺圍很多風水習俗都跟圍牆有關。記得當年政府曾計劃將魚塘連圍門圍斗一併移除，引起族人強烈反對，在族力爭下政府才作出讓步。

A:圍門上的白點有什麼含義？

B:那是對應圍門前的那三座大炮。

A:搶雞毛時雞毛要通過圍門拋下，這有什麼原因？

B:不清楚，只知這是祖輩留下來的習俗。

A:搶雞毛時雞毛被視為吉利，但到扒船時雞毛卻變成污穢物，原因何在？

B:這也不清楚，都是祖先傳下來的習俗。



A:以前的村民是否較多時間留在圍村內，只有節慶才會離開圍村範圍？

B:是的，以前圍村四周都是農地，所以村民都是種田為主（A表示懷疑），不太會出村，小孩都只會在圍門外玩，不會走遠。太平洪朝和太平清醮會出外遊行，但所經之處都是彭氏其他村落。

A:粉嶺圍內的族人間的關係如何？

B:正圍、南圍、北圍的關係一直很好很團結，所以沒有外人敢闖入圍村生事。

A:彭族人有向外擴張開枝散葉，如蕉徑村、粉嶺樓村、掃管埔村等，粉嶺圍跟這些彭氏分支關係如何？

B:關係都好好的，過年祭祖他們都會回粉嶺圍跟族人聚聚。

A:粉嶺圍周邊有其他外姓村落，如鄧氏、廖氏等，以前彭氏跟他們關係如何？

B:很差，經常發生衝突的。

A:你認為近年定居於粉嶺圍的彭氏族人是增加還是減少？原因為何？

B:今日村內彭姓人很多都搬走，留下丁屋租予外人，現在外姓人較彭族人多，很多內地新移民遷入村。族人多是為生計離開粉嶺圍。

A:現今粉嶺圍內有不少外姓居民遷入，彭氏和他們關係如何？

B:平日我們跟他們相安無事，只是交流較少。

A:村內的外姓人會否參與彭氏的節慶活動？彭氏族人是否歡迎？

B:我們不會特別邀請他們，但他們有不少會來湊熱鬧的，我們當然歡迎，最緊要氣氛夠熱鬧吧。

A:你認為近年的節慶活動跟以前的比較有沒有分別？

B:我認為沒有，跟往年一樣熱鬧，只是這幾年疫情影響，限聚令下有些儀式不能大張旗鼓。今年防疫「鬆綁」，多了些人回來，相信來往還會很有氣氛。

A: 太平清醮和太平洪朝所需的經費不菲，費用從何而來？

B: 村民會籌措經費，但村公所會出大部分資金。

A: 那村公所的資金從何而來？

B: 都是以前賣地所得，現在租金也是收入來源。

A:那現今重陽祭祖時多族人回鄉嗎？

B:仍然很多的，要數架旅遊巴士才足夠把族人送到皇后山祭祖。

A:近年大時大節和祭祖等活動，多不多年輕族人回來參與？

B:很多，不論多遠都會回來幫忙，跟親友聚一聚。

A: 你認為粉嶺圍習俗的傳承重要嗎？

B: 這很重要，我時常跟兒子提及粉嶺圍的事，也不時帶他回鄉參加不同儀式。

A:如果有其他人希望了解粉嶺圍和彭氏的歷史和習俗，你願意為他們講解嗎？

B:當然願意，我知道的都會悉數告知，就像現在這樣。